



東國通鑑

三十六卷

共三十一

十一

リ 6
4060
20



門外
4060
31-20



未辛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六

高麗紀

元宗三

十二年

宋咸平七年
元至元八年

春正月削孔愉安世

真職又以阿海畏縮不救遣將軍印公秀如

蒙古以奏帝免阿海職召還○門下侍中李

巖用免蒙古不花等宣吉林術廢立時與謀

者尚在朝列不正其罪何以懲惡遂免巖用

官巖用曰當時不能死豈非罪乎○遣樞密

院使金鍊如蒙古請婚且辨與日本南宋交



通又獻書中書省曰竊聞有人請於小邦置屯田小邦自林衍逆命王師問罪時有不軌之人妄自疑懼遂構亂南下又有宿憾於小邦者幸其有亂因利乘便方小邦去水就陸之時放兵大掠由是中外愁怨今又因逆賊之未除王師猶在於南鄙小邦之民外則勞於逆賊攻伐之事內則困於兵馬資糧之費難保餘喘而小人樂禍又欲生事乃以小邦所難堪者多般乞請萬一朝廷聽從其言則彼必恣行侵害靡所不至小邦人民殆無孑

高麗元宗

遺矣小邦今已欽奉詔旨所諭資糧事已遣請道勸農使盡力措辦伏望善為敷奏以遏姦人屯田之請○蒙古遣秘書監趙良弼來詔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又與卿國地相密通故嘗詔卿導達去使講信修睦為渠疆吏所梗不獲明諭朕意後以林衍之故不暇及今既輯爾家復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于必達仍遣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使者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所需糧餉即可委官赴彼逐近供給鳩集船艦待

於金州無致稽緩匱乏王迎詔于郊茶丘見
王不拜又以中書省牒來索其叔父百壽王
拜百壽樞密副使致仕將遣之茶丘故為遷
延竟不偕去蓋欲激帝怒而危國家也○趙
良弼請與倖臣康允紹偕行王不得已從之
○朴天樹還自玠島先是天樹持帝詔至玠
島賊迎致碧波亭宴慰之潛遣兵船二十艘
掠官軍奪一艘殺九十餘人羅州司錄金應
德與賊戰獲一艘盡殺之賊勒留伴行客使
杜負外以詔還附天樹曰此詔非論我也不

敢受惟答國書曰惟命是從○密城民作亂
按察使李教討平之初郡人方甫挂年朴平
朴公朴慶純慶祺等煽聚郡人將應玠島乃
殺副使李順遂搆攻國兵馬使移牒郡縣遣
其黨殺清道監務清道人詐降飲以酒醉而
殲之時密城人趙阡為一善縣令賊召阡約
與同叛阡從之尋聞其黨殲於清道知必敗
乃與郡人孫逸謀殺賊魁教與金州防禦使
金桓等領兵奄至阡等斬方甫等以降賊遂
平○俞千遇毋訴於達魯花赤脫朶兒曰吾

子與柳墩同罪獨吾子配島請免之脫朶兒
怒流墩于島未幾並召還○遣朴天樹如蒙
古○官奴崇謙功德等聚其徒謀殺達魯花
赤及國中在位者往投珠島隊正宋思均告
變命將軍崔文本鞠之俄而祗候辛佐宣見
閭巷七八人偶語奔告曰事急矣時日將暮
宰樞及承宣重房相顧失色計無所出王遣
知樞密院事李玄原上將軍鄭子璵請救於
脫朶兒脫朶兒與洪茶丘等會宰樞捕崇謙
等十餘人按問皆服茶丘欲使崇謙等辭連

高麗元宗

本國因謀起兵襲取京城密與脫朶兒議之
脫朶兒執不可於是崇謙等四人棄市餘悉
釋之拜思均攝別將賜銀瓶羅絹等物○二
月宰樞防戍蒙古兵入大部島侵奪居民民
甚怨之及聞崇謙等起遂殺蒙古兵以叛水
州副使安悅率兵討平之進悅秩五品後脫
朶兒承帝旨鞠謀亂者斬唐城人洪澤杖洪
均庶等充驛吏○都兵馬使言近因兵興倉
庫虛竭百官俸祿不給無以勸士請於京畿
八縣隨品給祿科田時諸王及左右嬖寵廣

占腴田多方沮毀王頗惑之右承宣許珪等
屢言之王勉從之自權臣被誅諸王及寵臣
李玄原康允紹李汾禧金自貞李汾成等爭
先請王受其田園至是宰樞又請收之悉屬
迎送庫以充國用王大怒欲罪先發言者勅
問堂吏崔承的對曰廟議皆如是臣不知先
發言者○三別抄寇長興府北陽縣虜掠甚
衆焚燒戰艦防禦都領陳井自募從軍訖酒
酒色不修武備故敗○脫朶兒告王曰我兵
之戍北方者侵掠州郡民不聊生宜遣使諸

道安撫於是遣張鎰于慶尚朱悅于全羅郭
汝弼于忠清道○遣將軍印公秀如蒙古請
罷屯田且請親朝○右副承宣洪文系辭職
以洪子藩代之文系恬淡寡欲倜儻不羈見
同僚阿意苟容恥與同列故辭○以朴之亮
為水路防護使率兵赴慶尚道○三月蒙古
遣忻都及史樞等代阿海詔曰朕嘗遣信使
通諭日本不謂執迷固閉難以善言開諭此卿
亦知今將經略於彼勅有司殺卒屯田用為
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勞仍復遣

使持書先示招懷知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略
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又中書省移文曰欽奉
帝旨以忻都史樞行經略司於鳳州等處營
軍屯田所有屯田牛六千頭除東京等處起
遣一半餘三千頭令經略司受直王國和市
外農器種子芻秣之類及接秋軍糧一就供
給無致闕乏○襄州民張世金世等謀殺守
令及吏士事覺伏誅其黨天瑞等八人潛投
和州趙暉請兵四百餘人猝入襄州執知州
事欲脅遷和州王請達魯花赤遣人往諭天

高麗元宗

璫不聽驅掠知州及吏民一千餘人以此去○
三別抄寇合浦縣執監務而去○鳳州經略
司以絹一萬二千三百五十四疋來市農牛○
樞密院使金鍊還自蒙古帝聞崇謙及密城
人謀叛凡所奏陳皆不允○蒙古斷事官沈
渾來索軍糧初大將軍康允紹附洪茶丘妄
言本國多蓄軍糧茶丘以告中書省故索之
○印公秀還自蒙古帝詔曰王所奏陳朕悉
知之嚮王在國中猶有姦人生事今叛人未
靖王不可來○夏四月分遣諸道農務別監

督納農牛農器于黃鳳州○三別抄寇金州
防護將軍朴保奔八山城賊縱火標掠○忻
都奏于蒙古曰叛臣裴仲孫稽留使命負固
不服乞與忽林赤王國昌分道追討帝從之
○右副承宣洪子藩進御史臺狀因奏曰比
來不親聽政凡有司章奏一委宦豎出納中
外缺望請自今復親庶政以慰輿望王不納
時臺諫及士大夫緘默保位自謂有智唯子
藩讜論如此時議多之○蒙古遣永寧公縛
子熙雍等二人領兵四百討玳烏賊○蒙古

高麗元宗

遣周夫介來詔曰據忻都奏請添遣軍馬比
及暑雨前討平逆賊朕以為暑雨之前軍馬
未能到彼卿宜於旁近簽軍六千人分附攻
取玳烏若事早畢於卿百姓便益中書省移
文曰玳烏賊黨虜掠官民陷沒諸島三十餘
所其力漸盛志益驕恣雖曰投降實非誠心
便合急攻以除巨害若至暑雨卒難攻取可
令本國添發兵一百四十艘併力攻賊其軍
餉什物盡力供頓毋致失誤○閔府衛兵不
滿額乃并閔文武散職白丁雜色及僧徒以

充之○五月洪茶丘領兵討珍島賊其族屬
及無賴之徒多從之是日脫朶兒與宰樞閱
兵于郊凡五百餘人都領指諭給馬人一匹
軍卒每十人給馬一匹及行軍卒多掠取行
人馬脫朶兒以宰樞子弟無從軍者乃令宰
樞各出馬給官軍加發京軍及忠清慶尚兩
道軍以濟師○遣將軍邊亮李守深等領舟
師三百討珍島賊令四品以上家出奴一人
充水手○金方慶忻都等討珍島大破之斬
偽王承化侯溫餘黨竄入耽羅先是官軍數

與賊戰不勝賊輕之不設備及方慶與茶丘
等率三軍奮擊賊驚潰皆棄妻子遁方慶追
之獲男女一萬餘人戰艦數十艘賊黨金通
精率餘衆竄入耽羅其所虜江都士女珍寶
及珍島居民皆為蒙兵所獲溫承寧公縛母
兄也縛囑熙雍曰若事捷當救兄死茶丘先
入殺溫及其子桓初判太史局事安邦悅卜
還舊都于太祖真得半存半亡之兆以謂亡
者出陸者也存者入海者也乃隨賊南下入
據珍島說賊曰龍孫十二盡向南作帝可之

識於此驗矣遂為謀主及敗抽身將謁古度
兵士擊殺之時賊將劉存奕據南海縣標掠
沿海聞賊遁入耽羅亦以船八十餘艘從之
○放監試榜蒙使趙良弼焦天翼等往觀曰
真盛事也吾等聞之久矣乃今得見其於亂
離之餘不墜文風如此良可嘉也○遣上將
軍鄭子璵如蒙古謝平賊仍奏曰賊船頗有
遺漏者禍燼尚存且逆賊妻息族類甘伏其
辜但大小人民先出古都其父母親屬奴婢
被賊劫掠者今復為官軍所獲盡歸上朝伏

望敦諭將帥悉令復舊○六月蒙古遣斷事
官只必哥等來詔曰鄉嚮遣印公秀奏曰小
邦蓄積就陸之日悉為逆賊攘奪又因供億
王師罄盡無餘歛及中外臣民甚為艱窘而
又耕牛不畜難於徵索乃勅有司前往體問
鄉方上表謂軍馬接秋糧餉限以力盡不令
受飢屯田農牛農器等漸次嘗依元數則前
奏豈非虛妄且匹夫一言不誠尚恐不為人
所信鄉一國臣民之主敦奏不實可乎爾後
慎勿如此鄉又云吾之民亦是皇帝之民也

使其失業不堪勞苦則恐有貳於盜賊其不
揆力陳實早達于宸听以至困窮誰任其責
盖由爾國不逞之人肆為叛逆以致軍民之
勞既為一家初無內外之間如撫定之後豈
坐視人民困苦而不加恤哉尚體至仁益殫
誠赤中書省奉旨移牒令治襄州天瑞等罪
又刷還本國人民逃入西京者○遣世子謏
入質于蒙古○只必哥還王上書中書省曰
李黃秀乃逆臣林衍妻姪與衍同謀廢立又
與惟茂謀拒王師陪臣洪文系等誅惟茂派

黃秀于珍島後以三別抄向其地徙黃秀拘
于羅州黃秀逃自獄中走入上國隨洪茶丘
以來恣行不義奪人田民及攻珍島剽掠男
女財物罪惡甚大當置於法第緣投托官軍
不敢致詰徒自腐心會有斷事官只必哥與
脫朶兒推究其罪一皆自首然未敢自斷上
奏宸聽以候帝命伏望善為敷奏以德其罪
遂遣大將軍郭汝弼國子博士魏文愷偕只
必哥往西京推究逃民○蒙古遣必閣赤黑
狗李樞等來索宮室之材又以省旨求金漆

青藤八郎蟲榷木奴合木烏梅華梨藤席等物樞上將軍應公之子嘗逃入蒙古誣奏此物產於本國帝信而索之○秋七月只必哥至西京趙暉自蒙古來以詔授只必哥曰襄州人實自納款于上朝非我驅迫其民也吾以此奏于帝受詔而來西京又欲割西海道銀波莊三進江為屬縣王上中書省書曰銀波莊三進江本西海道所屬今西京人托言頭輦哥國王來在西京時已籍兩處人民然頭輦哥班師之後至今年正月有西京百戶

福大始脅其民開剝則本非西京屬地明矣伏翼一依帝命依舊屬之下國○八月蒙古中書省奉帝旨移文曰自三別抄叛驅掠百姓其父母妻子有相失者許令相認復舊除賊人家屬奴婢分給戰士外據珍島元有百姓俱令家屬圓聚王乃諭元帥忻都令還務從者忻都不聽王遣印公秀如蒙古奏于帝又獻書中書省訟之時蒙古兵討珍島者凡六千人馬無慮一萬八千加以鳳州屯田農牛亦不下五六千其糧餉一令本國供辦

外俱困民食草木之實王患之又以書達于
中書省○冬十月赦命賜戰亡孤兒職討三
別救者子賞職無子者復其父母及妻其自
賊中歸順者復給其田無田者特加優恤其
從賊之徒賊平之後潛還鄉里者亦各勿問
俾安其業將軍玄文奕妻直學鄭文鑑妻投
水而死不為賊所污節義可尚加封贈官其
子孫○達花魯赤脫朶兒率脫朶兒沈重寬
厚撫恤人民聽斷明白未嘗枉法王亦重之
及疾作國醫進藥脫朶兒却之曰我病殆不

起若飲此而死則讒構爾國者必曰高麗毒
之遂不飲而卒國人惜之○李昌慶還自蒙
古帝許世子婚○副達魯花赤焦天翼收國
人攻珍島兵仗悉輸益州屯所○十一月欽
馬料于京中戶二碩民多逃乃減一碩○遣
李昌慶如蒙古賀正遂謝許世子婚且奏云
逆賊餘種逋入濟州橫行諸島慮其將復出
陸乞令殄滅又上書中書省請還我國逋逃
人口○以金方慶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十
二月忻都自鳳州來詰王曰軍馬多飢斃糧

中壬

料不繼何也忻都以此藉口而其實聽讒欲
覘國中也於是有司督輸軍糧道路阻遠人
皆苦之金方慶請移屯益白州忻都從之○
蒙古遣使詔告建國號曰大元

十二年

宋成淳八年元至元九年

春正月趙良弼還自日

本遣書狀官張鐸率日本使十二人如元王
遣郎將白踞表賀○遣齊安侯淑樞密院副
使宋松禮如元賀建國號○前門下侍中李
巖用率巖用美風儀性聰明恭儉沈重博覽
經史陰陽醫藥律曆靡所不通為文章清警

優瞻然林衍之廢立臣節大虧○以百官品
祿減少分給京畿曰有差○二月世子謀至
自元世子久留燕京從者皆愁思東歸勸世
子以東征事請帝而還薛仁儉金湑等不可
曰世子在此將以衛社稷也今請此事以還
則國受其弊安在其衛社稷耶事遂寢林惟
幹聞之欲假此先請東還復收所沒田民財
實世子知之不得已遂告都省以請于帝曰
惟日本未蒙聖化戰艦兵糧方在所須儻以
此事委臣庶幾勉盡心力小助王師帝遣斷

事官不花郎中馬絳護世子還國中書省移
文令具舟糧助征國人見世子辮髮胡服皆
歎息至有泣下者○杖庾超超嘗隨李巖用
如元因留不還欲媚於帝因訴曰高麗許瑛
原允紹孔愉同謀欲叛上朝帝命不花等逮
瑛等對辨超服其誣故杖之○置戰艦兵糧
都監又置鈿函造成都監以皇后欲感歲經
而求之也○三月元中書省遣李樞來索大
木三五十株樞因侵擾不已國家欲悅其意
拜為將軍樞伐大木載以十艘并載其奴婢

貨財而去○三別抄餘黨寇會寧郡掠漕船
四艘○大廟成奉安九室主○夏四月日本
使還自元張鐸宣帝命曰譯語別將徐僞校
尉金貯使日本有功宜加大職於是拜僞為
將軍貯為郎將遣御史康之邵護日本使還
其國○元遣李益為達魯花赤王迎于城外
○五月三別抄寇大浦掠漕船十三艘○世
子遣使諸道巡視兵糧所出曰疇○三別抄
焚掠耽津縣○六月全羅道指揮使報三別
抄賊船六艘過安行梁而上京城洵懼○置

東西學堂以判秘書省事金執尚書左丞宣
文烈為別監○遣將軍羅裕將募兵一千五
百五十餘人討三別抄于全羅道時賊既入
耽羅築內外城恃其險固日益猖獗常出虜
掠濱海蕭然○秋七月倭船到金州慶尚道
安撫使曹子一恐交通事覺獲譴于元密令
還國洪茶丘聞之嚴鞫子一鍛鍊其辭聞于
帝遂殺之○八月元遣侍衛親軍千戶玉峯
與茶丘議征取耽羅之策茶丘表陳金通精
之黨多在王京可使招之招而不從擊之未

晚帝從之茶丘乃遣通精姪郎將金贊等五
人使往諭之通精等不從留金贊餘皆殺之
○三別抄掠奪全羅道上供米八百碩○義
州副使金孝臣等二十二人還自元帝以我
出陸皆放之○大府注簿姜渭贊文習圭等
祝髮而逃時大府虛竭官吏雖殫私財以供
御亦不免徵責渭贊等不堪其苦辭職不許
故逃去○九月三別抄寇孤瀾島焚戰艦六
艘執洪州副使李行儉及結城藍浦監務○
冬十月樞密院副使洪文系辭職以邊胤代

之○十一月三別抄寇安南都護府執府使
孔愉及其妻又寇合浦焚戰艦二十艘執蒙
古峰率四人又寇臣濟縣焚戰艦三艘執縣
令王聞三別抄賊船來泊靈興島請五十騎
于元帥忻都宿衛宮禁○十二月元遣李樞
來索宮室材木○元以討三別抄詔王簽軍
六千水手三千○分遣抄軍別監于諸道○
命樞密院副使宋松禮上將軍徐裕點兵○
令百官出戰馬料有差○世子懋如元○以
宋松禮為忠清道指揮使

百癸

十四年宋咸淳九年春正月遣使于慶尚道
督造戰艦○以門下侍郎平章事金方慶判
追討事樞密副使邊胤為使○遣帶方侯徵
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謝許世子婚○三別
抄寇合浦焚戰艦三十二艘擒殺蒙古兵十
餘人○彗星見于東方○二月斂百官酒及
馬有差以給軍士又取民戶馬以換戰馬之
羸弱者○元命忻都茶立等討耽羅又禁官
軍擅奪良家女為婢又聽自制兵仗從王請
也○內苑宅告匱供御闕一夕○中軍行營

兵馬元帥金方慶率精騎八百隨忻都等討
三別抄于耽羅王授鉞遣之○以大將軍姜
渭輔為蔚陵島斫木使伴李樞以行樞怒渭
輔秩卑乃以簽書樞密院事許珙代之遂遣
使如元請罷蔚陵斫木滅茶丘麾下五百人
衣服平賊後耽羅人民勿令出陸依舊安業
帝皆從之○三月元馬絳還以大將軍宋玠
伴行皇后嘗求見洛山寺如意珠使玠獻之
○元復遣趙良弼如日本招諭良弼至大宰
府不得入國都而還○西海道戰艦二十七

艘至伽耶名島遇大風敗沒南京判官任恂
仁州副使李奭等一百十五人溺死慶尚道
戰艦二十七艘亦敗溺○元遣使來索御床
材香樟木○夏四月元帥金方慶奏曰忻都
等索軍糧甚急宜以全羅道貢米補之玉問
計於宰樞皆曰近來倉庫虛竭經略司及諸
般供億尚不能支請以慶尚道租稅輸助軍
糧全羅道貢米悉令轉運京倉從之○以天
變放囚左承宣洪子藩奏釋輕囚可也如奴
逆主子不孝者得免奈天意何此非修德乃

招災也。善欲修德，莫如省大府供御之費，禁市肆侵割之害，主默然。○金方慶與忻都等討耽羅賊，平之。先是忻都、茶丘等屯潘南縣，將發諸道戰艦，皆漂沒。方慶與忻都等以兵一萬戰艦百六十艘，次楸子島。候風至，耽羅中軍入自咸德浦，賊伏兵巖石間，踴躍大呼以拒之。方慶厲聲叱吒，隊正高世和躍出突入賊中，士卒乘勢爭進，將軍羅裕將先鋒繼至，殺獲甚衆。左軍戰艦三十艘，自飛揚島直持賊壘，賊風靡走，入內城。官軍踰外城而入。

火矢四發，煙焰漲天，賊衆大潰。金通精率其徒七十餘人遁入山中，賊將李順恭、曹時適等肉袒以降。方慶麾諸將入內城，婦女號哭。方慶曰：「殲厥臣魁，脅從罔治，汝勿懼。」只斬金元允等六人，分處降者一千三百餘人于諸船。其元住耽羅者，按堵如故。耽羅遂平。於是忻都留蒙古軍五百，方慶亦使將軍宋甫演等領軍一千留鎮，而還至羅州，斬賊黨三十五人。餘悉勿問。大宴犒師，散諸州軍。方慶遣其子綬及祗候金城別將俞甫等來告捷。王

拜綬為大將軍城為工部郎中甫為中郎將
以陳正高世和先登階陣拜郎將其餘賞之
有差羣臣表賀平賊○元冊封皇后太子遣
使頒詔○六月遣大將軍金綬如元告平耽
羅賊○元帥金方慶凱還王賜紅鞋一腰大
宴將士○閏月耽羅留鎮將軍宋甫演得賊
魁金通精屍以聞又搜捕賊將金革正李奇
等七十餘人送于茶丘皆誅之○元置達魯
花赤于耽羅○遣子順安侯棕同知樞密院
事宋松禮如元賀冊封○論平耽羅功以金

方慶為侍中邊胤判樞密院事金錫為上將
軍知御史臺事羅裕宋甫演並為大將軍○
秋七月侍中金方慶被召如元帝賜金鞍綵
服金銀○遣上將軍金佻如元賀節日○八
月王率羣臣賀聖節達魯花赤率其屬立於
右上將軍康允紹亦率其黨胡服直入自比
客使見王不拜王怒而不能制○冬十月以
俞千遇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二月遣使
詣道與元使審檢兵糧時元命收別庫田租
以充兵糧故也

戊甲

十五年

宋咸淳十年元春正月元遣

提管察

忽監造戰艦三百艘又令洪茶丘監督約以

正月十五日與役王乃以侍中金方慶為東

南道都督使樞密院副使許珙為全州道都

指揮使右僕射洪祿適為羅州道指揮使又

遣大將軍羅裕等為諸道部夫使徵集工匠

役徒三萬五百餘人是時驛騎絡繹庶務煩

劇期限急迫疾如風電民甚苦之○二月遣

別將李仁如元上書中書省曰小邦承奉省

旨造戰艦三百艘其所須工匠人契及材木

等物分委陪臣金方慶等幹辦但事臣力微

恐不能辦又竊念自正月十五日始役其工

匠人契三萬五百名計人一日三時糧比及

三朔合支三萬四千三百一十二碩五斗又

忻都軍四千五百人至金州行糧一千五百

七十碩洪茶丘軍五百人行糧八十五碩濟

州留守官軍并小邦率一千四百人七月糧

二千九百四碩及羅州落後粵魯闊端赤軍

糧八千碩馬料一千三百二十五碩悉令小

邦支給又奉省旨令小邦應副鳳州屯田軍

各月不敷糧二千四十七碩牛糧一千一碩
七斗然此種田軍其農牛農器種子至乃初
年接秋糧已曾支足而姦人妄稱屯田被蟲
水損傷冒受省旨又令供給不敢違忤如此
飾辭申達歲令供給罔有期限茲實憫焉乞
皆蠲免以惠遠人○三月元遣使來命發軍
五千助征日本時全羅州道造船洪茶丘所
領監造軍供給不足輸東京晉州道內米與
之王患徭役之煩轉輸之弊有防農務遣上
將軍李汾禧往稅茶丘茶丘頗然之每一船

留五十人其餘悉放歸農○元遣使來索婦
女以妻蠻子於是置結婚都監窮搜閭井女
一百四十人分與蠻子蠻子即率以還哭聲
滿路○夏四月元遣完顏阿海漕運米二萬
碩來助軍糧去年以民飢告糶于元帝命運
東京米以賑之水路阻遠至是乃來○元遣
汝龍子思賚絹三萬三千一百五十四匹來
買軍糧即置官絹都監分給京外人民以市
之每絹一匹直米十二斗○遣諫議大夫郭
汝弼如元上表曰向者洪茶丘移書金方慶

日船三百艘稍工水手一萬五千人宜先備
之小邦地徧人稀加以喪亂往者征耽羅兵
卒蒿師悉赴造舡之役今征日本之師將於
何出小邦北界諸城及西海道通租之民往
投東寧府者皆習操舟請悉制還以補軍額
又自庚午至今五年供軍糧餉早曾乏絕今
此造船屯田及洪揔管軍濟州留守軍糧悉
令陪臣及百姓供給尚不能繼特蒙聖慈運
米二萬碩以補之又賜糧價銷匹報謝無階
然公私既竭又因造船農失其業貨銷時

恐不如意○五月丙戌世子尚元帝女忽都
魯揭里迷失公主○元征東兵萬五千人來
○命知樞密院事宋松禮樞密院副使竒蘊
加簽征東軍各領府爭捕東班散職人及白
丁以告或誤捕私奴者○元遣使詔勸課農
桑儲峙軍糧仍命洪茶丘提點農事○六月
王不豫大赦○遣大將軍羅裕如元奏已造
戰艦九百艘迴泊金州○癸亥王薨于堤上
宮遺詔曰朕以涼德叨守宗祧十有五年迺
緣負重邁疾彌留未堪持守曰惟大寶不可

暫虛惟予元子今在上朝未獲親命凡爾臣民聽受嗣王之命無墜前寧之烈○甲子百官遙尊世子謀為王

史臣曰王之為世子也權臣專權恣行不義蒙古之兵連年壓境中外騷然王親朝上國摧伏權臣跋扈之志遂使疽背而死又謁世皇于梁楚之郊世皇嘉之至以公主歸于世子自是世結舅甥之好使東方之民享百年昇平之樂亦可尚也然其時三別抄內叛侵掠州郡上國將帥徵求無

已是宜宵旰圖治之日也顧乃溺於宴安以致媵嬙蠱其心恣閹人專其出納未免洪子藩之譏惜哉

秋七月元冊世子謀為王○八月日本征討都元帥忽敦來自元○戊辰王至自元謁殯殿帝遣使詔王承襲王服黃袍即位受朝賀仍宴詔使詔使以王駙馬推王南面詔使東向達花魯赤西嚮坐王行酒詔使拜受飲訖又拜達魯花赤立飲不拜詔使曰王天子之駙馬也老子何敢如是吾等還奏汝得無罪

耶荅曰公主不在且此先王時禮耳○以衣冠子弟嘗從王為禿魯花者分番宿衛號曰忽赤○東征副元帥洪茶丘以忠清道稍工水手不及期杖部夫使大將軍崔沔以大府卿朴暉代之○以李汾成為樞密院執奏自崔忠粹死執奏之職廢至是復置○九月壬午王詣大行王殯殿始服斬衰麻經率羣臣哭乙酉葬韶陵王釋服

臣等按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元宗之薨在六月間一月而世子以吉服受朝賀

冥使臣又閱月而始服喪三日而釋之其服也何如是其緩其釋也何如彼其急也昔康王以冕服受顧命先儒猶以為失禮漢文始制易月之法未免後世之譏今王正當哀痛擗踊之時而其失如此聖人之喪制於斯大壞豈垂法後嗣之道乎及王之薨忠宣當喪未葬縱情犯禮者亦多其家法所由來漸矣

遣樞密院副使竒蘊逆公主于元○遣齊安公淑知樞密院事鄭子璵如元謝釐降襲爵

冬冬十月都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
忻知兵馬事任愷為副使樞密院副使金侁
為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為副使
上將軍金文庇為右軍使羅裕朴保知兵馬
事潘阜為副使彌三翼軍與元都元帥忽敦
右副元帥洪茶丘左副元帥劉復亨以蒙漢
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稍工引海水手六千
七百戰艦九百餘艘發合浦越十一日船至
一歧島倭兵陣於岸上之亮趙朴逐之倭請
降而復戰茶丘與之亮朴擊殺千餘級捨舟

三郎浦分道以進所殺過當倭兵突至衝中
軍方慶拔一嗚矢厲聲大喝倭辟易而走之
亮忻朴李唐公金天祿中奕等殊死戰倭兵
大敗伏屍如麻忽敦曰雖蒙人習戰何以加
此諸軍終日戰及暮乃解方慶謂忽敦茶丘
曰我兵雖少已入敵境人自為戰即孟明焚
舟淮陰背水也請復快戰忽敦曰小敵之堅
大敵之擒策疲兵戰大敵非完計也不若回
軍復亨中流天先登舟故遂引兵還會夜大
風雨戰艦觸巖崖多敗侁墮水死○以李汾

成知御史臺事汾成娘高宗宮妾之女時彌國婿及為憲官人皆非之○大府注簿卓之琪以府藏皆虛供費頗重不堪其苦祝髮為僧○幸西北面迎公主順安公悰廣平公諲帶方公徵漢陽侯傑平章事俞千遇知樞密院事張鎰知奏事李汾禧承宣崔文本朴恒上將軍朴成大知御史臺事李汾成從行王責汾禧等不開剃對曰臣等非惡開剃唯俟衆例耳蒙古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怯仇兒王入朝時已開剃而國人則未

也故責之後宋松禮鄭子璵開剃而朝餘皆效之初印公秀勸元宗效元俗改服色元宗曰吾未忍遽變祖宗之法我死之後卿等自為之○王至西京時西京屬東寧府王出銀紵易葛粟以給從臣○命李汾成還京令妃嬪及諸宮主宰樞夫人皆出迎公主留從臣于龍泉驛獨與開剃者大將軍朴球等行承宣朴恒言於王曰史官記人君動作不可一日無也乃令直史館李源從行○十一月王與公主入京先是俞千遇謂張鎰曰王善以

戎服入城國人驚恠乃使崔文本康允紹等
再請以禮服入不聽百官迺于國清寺門前
允紹宋玠喉尹秀元卿等執扑馳馬擊逐禮
服者侍從分散王與公主同輦入城父老相
慶曰不圖百年鋒鏑之餘復見大平之期○
東征軍師還合浦遣同知樞密院事張鑑勞
之軍不還者無慮萬三千五百餘人●十二
月遣判閣門事李信孫將軍高天伯如元賀
正又奏曰小邦自古分遣守令勸課農桑又
令按察使督察播收之事比來連年供給官

軍民頗凋弊今若上國又遣諸道勸農使則
予遺之民供給實難乞遣剛明重實之臣審
其虛實以勸農之事一委於臣臣將率籲百
姓課其勤怠以副聖上憂民之意○追尊妣
靜順王后為順敬太后○元遣黑的來為達
魯花赤○侍中金方慶等還師忍敷以所俘
童男女二百人獻王及公主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一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七

高麗紀

忠烈王

諱暉古諱諶元宗長子母順敬太后
金氏性寬厚喜怒不形幼嚮學讀書
知大義然溺於宴樂昵近羣小父子
構嬖在位三十四年壽七十三

乙亥

元年宋孝恭帝德祐二年春正月冊公主為元
成公主宮曰敬成殿曰元成府曰膺善置僚
屬以安東京山府為湯沐邑○遣門下侍中

金方慶大將軍印公秀如元表奏曰小邦近
因掃除逆賊大軍糧餉連歲戶收加以征討
倭邦修造戰艦丁壯悉赴工役老弱僅得耕
種早旱晚水禾不登場國用彫弊况兵傷水
溺不返者多雖有遺噍不可以歲月期其蘇
息也若復舉事日本則戰艦兵糧實非小邦
所能支也伏望俯收誠款○二月大府卿朴
禴上疏曰我國男少女多而尊卑止於一妻
其無子者亦不敢畜妾異國人來娶妻無定
限臣恐人物皆將北流令臣僚許娶庶妻隨

品降殺其數至於庶人得媿一妻一妾其庶
妻所生之子得仕于朝皆比適子怨曠以消
人物不流戶口日增矣禴嘗言東方屬木木
之生數三而成數八奇者陽也偶者陰也吾
邦之人男寡女衆理數然也遂上此疏婦女
聞者咸怨且懼時宰相有畏其妻者寢其議
不行○以王生日為壽元節○元遣蠻子軍
一千四百人來分處海鹽白三州○三月元
遣宣諭日本使禮部侍郎殷世忠兵部郎中
河文著來○以耽羅戊午缺少募人接濟以

遣○王及公至幸北山洛山寺自是屢幸寺
院○夏四月以幣藏匱竭科歛白金有差以
充使客之求○五月王聞詔使來出迎西門
外王既尚主雖詔使未嘗出城而迎告人金
台如元省官語之曰駙馬王不迎詔使不為
無例然王是外國之主也詔書至不可不迎
至是始迎之○攝事于景靈殿籩豆缺假內
殿淨事色以祭○西海道都指揮使言本道
貢賦近多逋欠按察使及守令之罪也左右
倉考正別監與同罪請皆罷職從之既而因

左右請復其任○知太史局事伍允孚言國
家嘗以春秋仲月遠戊日為社按宋舊曆及
元朝今曆皆以近戊日為社自今請用近戊
日從之○連魯花赤黑的禁人挾弓矢○罷
全羅道按察使安戩長興府副使辛佐宣以
盧景綸為按察使時虜坊吳淑富等怙勢肆
暴戾及佐宣疾之不禮淑富等歸告王曰按
察使及長興副使不飼鵠致死王怒有是命
後承宣李紛成言聽淑富之言罪戩等豈不
有累聖德淑富多行不法戩等不從其欲故

來請耳王曰予固疑之姑待戰來言耳名是
綸曰毋以安戩故懼有藉宣旨為不法者輒
以聞因問汾成曰官吏皆欲抗我命何也對
曰今僧徒僕隸凡有所欲皆托左右以受宣
旨官吏無問是非皆從之弊豈少哉且人臣
豈欲抗其主乎人主屈於臣乃盛德也王然
之○六月太史局言東方木位色當尚青而
白者金之色也國人自易服多楊以白紵之
衣木制於金之象也請禁白色從之○遣元
卿等如元進鷹○初作宣傳消息舊制凡命

令徵求必下宣旨自即位以來宣旨頻煩州
郡疲於迎命李汾成建白小事不足煩宣旨
請令承宣奉王旨作書署名紙尾發下諸道
按察守令謂之消息於是消息蜂午州郡苦
之鷹坊吳淑富方丈大等遂自草消息因李
貞白玉以羅州長興府管內諸島及洪州曲
陽村民戶悉屬鷹坊其善捕鷹者所在皆免
徭役聽淑富等指揮王亟命施行承宣崔文
本言淑富等既至虐民逞其所欲按察守令
懲安戩率佐宣無敢誰何且屬鷹坊者悉免

徭役國家安所調發請勿遺淑富等臣以消
息諭諸道按察使亦可辦也不從貞本屠狗
奴也以勇力為金俊子柱所愛柱敗逃匿免
死及王即位為乳媪女婿遂有寵○王問李
汾成曰寡人聞中郎郎將皆言軍旅之事則
委於我輩按察守令臨民之任只用東班我
輩不得無憾今欲交差何如對曰武人有吏
才知民事者蓋寡如有才兼文武寬猛相濟
者無論東西使之臨民可也王納之自庚癸
以來權臣柄國立文武交差之法始以武官

補外及承宣朴恒掌銓注言於王曰外寄東
班之仕路也故東班必補外然後得授朝官
西班則循次以進何必求外寄遂不補外至
是武官托主左右請復之且故事政房負每
當除授晨入暮出干謁填門自恒掌銓注始
留宿禁中除授訖乃出○王不豫放二罪以
下承宣洪子藩言去歲既下宥旨今而復下
不亦數乎恐犯法者益衆京中見囚請以口
傳宥之諸道令祈恩別監傳命放之可也從
之

史臣曰洪子藩謂宥旨數而犯法者衆其言是矣然請以口傳放囚何哉使犯法者得脫宣旨與口傳何別乎後世權豪藉口傳釋法司罪囚未必非子藩啓之也

秋七月遣府兵四領戍濟州○達魯花赤黑的還元宗之復位也黑的奉詔而來性譎詐難信及為達魯花赤甚倨王屢抑之不敢肆其志及是告歸王與公主留之不聽○遣同知樞密院事許珙將軍趙仁規如元賀節日公主恐黑的讒構遣式篤兒偕往覘其所為

○八月定朝官服章宰樞以上玉帶六四以上犀帶七品以下黑帶○九月令省臺各進直言○元遣使與劔工古內來古內在元言高麗有路可徑至日本故遣之○丁酉王子諤生○冬十月元遣岳脫衍康守衡來詔曰爾國諸王氏媿同姓是何理也既與我為一家自宜與之通婚不然豈為一家之義且我太祖皇帝征十三國其王爭獻美女良馬珍寶爾所聞也王之未為王也不稱太子而稱世子國王之命舊稱聖旨今稱宣旨官號之

同於朝廷者亦其比也又聞王與公主日食米二升此則宰相多而自專故耳凡此皆欲令爾知之非苟使爾貢子女革官名減宰相也黑的來言爾國事非一並不聽許爾其知之○改定官制○以金光遠為慶尚道都指揮使修戰艦以元將復征日本也○十一月遣僉議贊成事俞千遇如元賀正告改官制獻處女十人○分遣部夫使于諸道摠郎金昶如全羅道行至菁好驛全羅道按察盧景綸驛輸內膳于京甚夥私膳居半昶取私膳

輸之國庫景綸增金兼緒適為水原掌書記取以為獻景綸又訴於王王免昶官以宋由義代之尋貶昶為襄州副使○元遣使來作軍器以起居郎金碑偕往慶尚全羅道歛民箭羽鏃鐵○十二月置盤纏色令中外臣民出銀及苧布有差○貞和宮主宴賁公主生男宮人布席于東廂王曰不如正寢宮人不請于公主就正寢置平床為公主座式篤兒曰平床之坐欲使同於宮主也公主大怒王遽令移席西廡蓋舊有高榻也及宮主歸于

公主王顧而目之公主曰何以白眼視我耶
豈以公主跪於我乎遂命罷宴○遣將軍高
天伯及式篤兒如元請以明年親朝式篤兒
將行謂大將軍印公秀曰公主使我奏宮主
事如何則可公秀曰伉儷之間妬媚之言何
足上聞君既奏之公主後悔將何及已式篤
兒然之○監察司劾監察提憲許珙軍簿判
書康允紹珙其妻死更嫁姨女養於家者允
紹起於賤隸故皆為監察司所論允紹又自
出視事勅免之○遣帶方公徵率衣冠子弟

子丙

十人如元為堯魯花○都兵馬使以國用不
足許人納銀拜官以所納多少為差○元遣
中書實外郎石抹天衢為副達魯花赤
二年宋端宗景炎元年春正月丁卯朔羣臣
賀正于王用幣命賜內帑銀紵支其費歲以
為常元帥忻都達魯花赤石抹天衢各獻馬
○乙亥設法席于普濟寺為帝祝釐每值聖
甲日行之時謂之乙亥法席○王及公主獵
于猶串○三月王及公主幸昇天府觀潮○
王以小君中郎將潛驕悉剃髮為僧初王為

太孫時納崔坼婢生湑公主亦愛之如嫡出入禁中嘗賂康守衡欲襲王宿衛于元○改宣旨曰王旨朕曰孤赦曰宥奏曰呈先是達魯花赤詰之曰稱宣旨稱朕赦何僭也王使僉議中贊金方慶左承宣朴恒解之曰非敢僭也但循祖宗相傳之舊耳於是改焉○閏月僉議府上言近者內僚微賤者皆以隨從之勞許通仕路混雜朝班有乖祖宗之制請收成命王怒欲觀其所為陽許之既而復取其狀僉議府不即從王因詔文主事命右正

言李仁挺勿視事竟取其狀批曰勿改成命國制內僚之職限南班七品如有大功異能只加賞賜未有至五六品者元宗朝始通其路然拜將軍郎將者不過一二及忠烈即位內人無功者拜豐官高爵腰鞶帶黃至于孫許通臺省政曹者甚多若別將散員不可勝數○有投匿名書于達魯花赤曰右正言李仁挺與百餘人潛謀欲殺達魯化赤達魯花赤枷鎖仁挺尋知誣釋之仁挺性強抗凡拜官者必究功過未嘗苟署告身人多怨之●

王與公主獵于天壽寺南郊○吐蕃僧自元
来自言帝師遣我為公主國王祈福宰樞備
旗蓋迎于城外其僧食肉飲酒常言我法不
忌酒肉唯不邇女色無何潜宿倡家又請王
作曼陀羅道場令備金帛鞍馬鷄羊用麵作
入長三尺坐之壇中又作小麵人麵燈麵塔各
各百八列置其傍吹螺擊鼓凡四日僧戴花
冠手執一箭繫皂布其端周麾而雀躍車載
麵人令旗者二甲者四弓矢者三十曳棄城
門之西公主施錢甚厚其徒爭之訴曰僧非

帝師所遣佛事乃其偽作公主詰之皆服遂
黜遣之○元遣楊仲信賫幣帛來為歸附軍
五百人聘妻王遣使諸道搜寡婦處女○夏
四月置歸化部曲蘇復別監先是臺省論密
城人趙阡殺守應賊之罪降為歸化部曲郡
人朴義以養鷹嬖於王賂左右白王曰密城
大邑貢賦甚多降為部曲而無鎮撫者恐其
民流散莫能禦也故有是命○耽羅星主來
朝命序朝臣四品之下○五月知僉議府事
致仕張鎰卒鎰性溫恭正直善屬文優於吏

才○壬戌王與公主如興王寺公主取黃金塔入內其裝嚴多為忽刺歹三哥等所竊公主將毀用之王禁之不得但涕泣而已後王與公主如興王寺僧乞還金塔公主不許又令忽刺歹括大府寺銀入內○置通文館令禁內學館七品以下年未四十者習漢語時譯者多起微賤傳語之間多不以實懷姦濟私宰相患之叅文學事金壇獻議置之○六月左司議大夫金周鼎上書論廉使守令勤怠貢賦輕重不一鄉吏附勢逃役等事請令

究理王納之為左右所沮事竟不行○察直副使崔文本卒文本性高○訖重不苟俯仰有大臣體○叅文學事俞千遇卒千遇性聰敏多機辯金敞薦于崔怡怡曰貌雖不揚誠可人也置之政房以典機要多受人饋遺致富饒嘗為史官不修史草曰當時國家事皆晉陽公所為吾蒙厚恩何敢傳其惡於後世耶○秋七月以柳敬為僉議侍郎贊成事○遣中贊金方慶直史館文璉如元賀聖節王上書中書省曰達魯花赤經歷張國綱明敏

清平百姓德之瓜期已滿乞令留任陪臣金
方慶佐官軍攻破瑯島耽羅及征日本修造
戰艦揚兵海上實有力焉乞賜虎頭金牌用
勸者來○八月王與公主獵于德水縣縣東
北有馬堤山王嘗命構草屋數間及是王率
忽赤鷹坊親御弓箭鷹鷄縱橫馳騫父老見
者嘆息○王獵于昌樂院○溟州吏金遷得
母於遼陽以歸初高宗末蒙古兵來侵遷母
與季子德麟被虜時遷年十五晝夜呼泣聞
被虜者多道死服衰終制後十四年有百戶

習成自元來呼溟州人於市三日適遷友旌
善人金純應之成授遷母寄書云予生到某
州某家為婢遷見書痛哭欲往贖母賣白金
與本國譯語孔明歸比州天老寨尋訪於軍
卒要左家有一姬衣懸鶉蓬髮垢面遷見之
不知其為母也姬備言鄉貫屬藉而曰德麟
隨我到此已十九年今在西鄰天老家為奴
遷聞之下拜涕泣母握遷手泣曰汝真吾子
耶吾謂汝為死矣要左適不在遷不得贖乃
還東京依別將守龍家居一月與守龍復往

要左家請贖要左不聽遷哀乞以白金五十
五兩贖之以歸德麟送至東京泣曰今雖不
得相從如天之福必有相見之期母子相掩
泣不能語會中贖金方慶回自元至東京召
見遷母子稱嘆不已言於總管府給引厨傳
送至溟州其夫宗衍亦無恙相見而喜遂為
夫婦如初其父子陵年七十九見女喜劇倒
地後六年天老之子携德麟來遷以白金八
十六兩贖之未數年盡償前後所償白金與
德麟以孝終身焉○九月王與公主獵于馬

提山○復葬世祖梓宮于昌陵太祖梓宮于
顯陵初遷都移葬二梓宮于江華至是皆復
舊陵○冬十月元遣忽刺歹命王及公主以
明年五月入朝又罷合浦鎮邊所捕工水手
又令西海道歸附軍自耕而食○金方慶還
自元方慶至元奉幣禮畢上殿亡宋幼主後
至二人執袂前導帝命幼主坐皇太子下有
司請方慶與宋羣臣坐次帝曰高麗慕義自
歸宋力屈乃降何可同也唯宋福王於幼主
大父行年且老賜坐金宰相上其餘皆下坐

又曰金宰相有軍功賜虎頭牌東人帶金符
自方慶始至是還王出城以迎○親裕于大
廟上謚冊宥境內初公主亦欲與祭伍允孚
曰大廟祖宗神靈所在也恐有不測之虞公
主懼而止○十二月丙子夜有人投匿名書
于達魯花赤石抹天衢館又呼於道曰有衣
則衣有食則食勿為他人所得明日達魯花
赤以告王及公主其書誣曰貞和宮主失寵
使女巫呪咀公主又齊安公淑金方慶李昌
慶李汾禧朴恒李汾成等四十三人謀不軌

復入江華公主遣忽刺歹三哥車古歹等囚
貞和宮主封府庫天衢亦囚淑及方慶等四
十三人名宰相雜問之又諷公主親鞫諸囚
於宮庭公主將從之翼日柳璈與諸宰相請
見公主曰近世權臣執國命若有告人以罪
者事無虛實罪無輕重即加誅戮若刈草管
人懷戰慄莫保朝夕皇天眷佑蕩除此輩而
使公主來莅東方臣等以為無辜之禍無從
而起今者達魯花赤所得匿名書臣請辨之
我國人物衰耗而官軍屯於四面誰敢有意

於逃竄乎無名之文奚足取信且貞和宮主
呪咀事亦易辨也自公主釐降國人按堵悉
感帝德彼若以私憾呪咀公主神而有靈背
德之禍必及乎爾璫涕淚交下言甚切至左
右莫不潛然公主感悟皆釋之○遣將軍高
天伯及忽刺歹如元上表曰今者達魯花赤
持匿名書來示言有四十餘人聚謀復入江
華若其所言誠或有據固宜當面而露告何
乃匿名以陰投此必有憾於國有怨於人妄
飾而為之者耳所錄四十人中有身沒已過

五年者則其誣妄可驗也乞降明斷自今匿
名文書悉令勿論○公主將修宮室請工匠
于元發諸道丁夫伐材輸之京城凍餒死者
相繼○郎將王涓宗室疏屬也廣平公諱奪
其奴婢涓壻密直金佻訟而得之後征倭溺
死諱獻其奴婢于公主公主召老奴問其奴
婢與諱奴婢連婚接派者幾三百人公主并
取之諱扣頭宮門請還之不許有一尼獻白
苧布細如蟬翼雜以花紋公主以示市商皆
云前所未覩也問尼何從得此對曰吾有一

婢能織之公主曰以婢遺我如何尼愕然不
得已納焉公主嘗以松子人參送江南獲厚
利後分遣宦官求之雖不產之地無不徵納
民甚苦之

三年

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

春正月命中贖金方慶

公除妻母服宰相除服古無其例時軍國務
繁始有是命

史臣李齊賢曰三年之喪五服之制先王
所以節無窮之意俾賢者不敢過不肖者
企而及焉國家約日給暇失禮已甚而况

權宜從言後行其服者乎

以金方慶為世子師柳璈為傳元傳為保金
址為貳師許珙洪祿適李汾禧韓康為調護
○賜公主怯怙口等姓名忽刺歹為印侯三
哥為張舜龍車忽解為車信職皆將軍式篤
兒為盧英五十八為鄭公皆中郎將屬之內
侍怯怙口者華言私屬人也○壬寅冊子諫
為世子○王與公主觀燈于奉恩寺宰樞不
及王怒囚僉議府吏既而使右承旨薛公儉
語宰樞曰公主請我夙駕而卿等後至恐公

主責我且因府吏卿等毋以我為躁也○二月
月僉議府言公主怯怙口及內僚廣占良田
標以山川受賜牌不納租稅請收還賜牌
不聽○令諸王百官以至庶民出米豆有差
以充洪茶丘軍馬之需○洪茶丘引兵將入
境元召還又勅還歸附軍五百人舉國皆喜
○遣國學直講崔錫採金于洪州稷山旌善
役民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六名七十日得金
七兩九分○夏四月中郎將曹允通還自元
允通初以善碁被召帝謂曰世傳人參出汝

國者甚佳汝能為朕致之乎對曰若使臣採
之歲可得數百斤帝命遣之自是允通歲巡
州郡護民採參或小有朽敗或非地產而未
及納期輒徵銀幣以營私利民甚苦之●王
以將入朝又公主將免身下宥停修宮闕●
五月王邀遼魯花赤觀獵李相語人曰始謂
尹秀輩以鷹鷂市寵今乃知王自篤好也生
拔鷄鵠腹背毛而放之縱鷄啄食觀以為樂
此非篤好其忍視耶○秋七月觀候暑言按
道誅密記稀山為高樓多山為平屋我國多

山若作高屋必招衰損故太祖以來非惟宮
闕不高至於民家悉皆禁之今聞造成都監
用上國規模欲作層樓高屋恐將有不測之
災王納其言伍允孚又言於公主曰天變屢
見加以亢旱請弛營繕修德弭災後如有悔
恐彼不言之罪故言之是日王暴得疾至夕
彌劇宰相請停營繕縱鷹鷄又曰凡可以禳
穰者臣等無不盡心惟與王寺金塔在宮中
請還之公主皆許之王大喜使承旨李尊庇
還金塔于興王寺○遣密直副使朴恒如元

賀聖節上書中書省請以兵糧給耽羅合浦
屯守軍又請罷鑄劍採金貢參等事○王疾
稍間移御天孝寺王先行公主以陪從寡少
怒還王不得已亦還公主以杖迎擊之王投
帽其前逐印俛罵曰此皆汝曹所為予必罪
汝公主怒稍弛至天孝寺又以王不待而先
入且詬且擊欲還竹坂宮時正郎廉承益以
浮屠神呪得幸于王侍疾進謂公主曰王疾
之愈幸賴佛力而公主之怒若有魔障使之
以間兩主之權也公主乃止承旨李摺曰廉

郎中無實之言亦有可用文昌格謂薛公儉曰厚豈有大於此者乎摺即汾成也○元木匠提領盧仁秀使張舜龍告公主曰宮室之修既罷盍歸我乎公主大怒詰宰樞曰我只罷役徒耳柰何亦遣工匠乎宰樞曰罷役是日官之言臣等何知公主益怒曰豈蔑視我耶必懲一宰樞以警其餘宰樞難其對李摺曰嚮者臣等以王疾篤請罷役修省幸而見聽工匠妄意役罷辭去耳今召而復作何晚之有公主意解既而日官又面請勿構三層

閣公主不聽教諸道役夫督之愈急○內豎梁善大守莊等告曰慶昌宮主與其子順安公琮謀令盲僧終同呪咀上欲使琮尚公主為王王命李摺印公秀李之氏印侯張舜龍鞠問終同命中贊金方慶密直使許珙監察侍丞趙仁規等訊慶昌宮主及琮不服翼日召琮親訊宰樞詣宮門請釋慶昌宮主及琮罪王問宰樞曰籍琮母子家如何贊成事抑璫對曰累加鞠問琮不服慶昌宮主則曰非敢呪咀但問禍福於終同耳然則告上國得

請然後籍之可也既而公主請籍之玉曰宰
相以為不可公主強之不得已從焉初元宗
愛琮賜以貨寶無算至是公主盡取之遣仁
規如元告琮呪咀事○散貧田裕訴于王曰
臣昨以捕鷓過安東司錄金琯曰鷹坊已罷
何為到此待臣甚薄疑宰相移書諸道以禁
鷹鷓王怒語李摺曰此事何損於宰相而禁
之乎欲罷琯對曰裕籍捕鷓侵擾百姓聞殺
下縱鷹鷓自恐得罪言此以試其意耳王然
之○九月王與公主獵于馬堤山○趙仁規

還自元帝命順安公母子事任王處置於是
廢慶昌宮主為庶人流琮及終同于海島○
丁未還宮時王耽于遊田文昌裕李之氏言
獵騎踐蹂禾稼民多怨咨盡亟返從之○冬
十二月流南京副使崔資壽司錄李益邦于
海島既而釋之監察侍丞將軍趙仁規使管
下軍介三誘南京民八人為挺獵戶民之逃
賦者多附之歲納獺皮于公主宮而半入仁
規家益邦因介三訊之仁規訴公主曰南京
官吏裂宮旨擲地公主怒逮繫益邦資壽劫

于市遣將軍林庇鞫問庇具得其實以復公
主悉還民元籍竟流二人尋釋之○前大將
軍韋得儒中郎將盧進義等誣告金方慶謀
及時方慶以中貲當國又受虎頭金符為都
元帥權傾一國田園遍州郡麾下將士日擁
其門附勢假威者橫行中外而不之禁又第
征倭軍功爵賞頗不均人多舐望得儒嘗從
東征在軍使金侁為知兵馬事侁溺死方慶
以不救主將罷其職進義從攻玳島不力戰
掠取人財產方慶沒入于官由是二人怨方

慶謀陷之乃譖於忻都以為方慶與子忻壻
趙抃及孔愉羅裕韓希愈安社貞等四百餘
人謀去王公主達魯花赤入據江華以叛讒
搆多端忻都與石抹天衢告于王王命贊成
事柳縱元傳等與忻都天衢雜問之乃知誣
妄止論希愈等十二人箴甲之罪杖而釋之
○帝欲復征日本以茶丘為征東都元帥

寅戊

四年

宋帝昺祥興元年

春正月

以西海道轉

米給元帥洪茶丘軍又令百官出為豆餉忻
都茶丘軍○叅知政事朴松庇卒松庇起軍

伍與金仁俊誅崔頊累遷至大官性寬洪不
與人爭功○二月流侍中金方慶于大青島
先是茶丘與本國有宿憾欲向曩姝禍聞方
慶事請中書省來鞠忻都亦嘗遣其子吉歹
以韋得儒言奏帝詔與王公主同問於是王
與忻都茶丘復鞠方慶及其子忻茶丘以鐵
索圍其首若將加釘又叱杖者擊其頭裸立
終日天極寒肌膚凍如澄墨王謂茶丘曰向
與忻都已鞠訖何必更問茶丘不聽會郎哥
歹還自全羅道茶丘等復問方慶父子三引

郎哥歹同問郎哥歹曰我將還朝帝若問東
方事當以所聞見對茶丘頗誠至是又鞠之
方慶曰小國戴上國如天愛之如親豈有背
天逆親自取亡滅哉吾寧枉死不能誣服茶
丘必欲服之加以慘毒身無完肌絕而復蘇
者屢矣茶丘密誘王左右曰時日大寒雨雪
不止王亦疲於問訊若使方慶服辜則罪止
一人之身法當流配耳於國何有王信之且
不忍視語之曰卿雖自首天子仁聖將明其
情偽而不置於死何至自苦如此方慶曰不

圖上之如是也臣起自行伍致位宰相肝腦
塗地不足以報國豈愛身誣服以負社稷顧
謂茶丘曰欲殺便殺我不以不義屈於是
以歲甲為罪流方慶于大青島忻于白翎島餘
皆釋之方慶之流國人皆遮道泣送○遣將
軍印侯如元奏流金方慶○以韋得儒為上
將軍盧進義為將軍茶丘請之也○右司議
大夫鄭興師職歸羅州時李汾禧兄弟附茶
丘醞釀金方慶之罪與恥與同朝乞歸養母
王慰諭遣之尋召還○令境內服元衣冠時

高麗忠烈王

自宰相至下僚無不開剝唯禁內學館不剝
左承旨朴恒呼執事官諭之於是學生皆剝
○三月印侯還自元帝召還洪茶丘命王入
朝先是茶丘遣人誣奏帝曰金方慶積穀造
舡多藏兵甲以圖不軌請於王京以南要害
之地置軍防戍亦於州郡皆置達魯花赤方
慶及子婿家屬悉送京師以充臧獲收其田
租以供兵糧及侯至帝問方慶歲甲幾何對
曰四十六部耳帝曰方慶恃此謀叛乎高麗
州縣之租皆漕輸王京造船積穀又何足疑

又方慶起第王京如謀叛何必起第遣令茶
丘還來國王亦可來朝自奏○韋得儒盧進
義言於茶丘曰國家設談禪法會所以咀上
國也茶丘以語石抹天衢遣人報中書省王
亦遣將軍盧英中郎將李仁如元平章哈伯
曰此何足上聞汝其歸去王來自奏耳○遣
將軍張舜龍中郎將白琚如元告以入朝王
嘗謂大臣曰朝覲諸侯享上之儀歸寧女子
事親之禮遣使請與公主入朝以術家言止
及得儒進義告變方悔之命有司促裝各道

唐忠烈王

國驢馬未至今州郡事審官先納馬馬價
貴○夏四月王及公主世子如元忻都茶丘
各以馬驢王且設祖宴白玉曰帝問金侍中
事在王所奏如何耳○時無功有世累者多
補官郎舍不署告身王屢趣之不從其人銜
之托左右以激王怒會承旨李尊庇將啓監
察司狀王望見意僉議府狀大怒叱退尊庇
命忽赤崔崇械司議白文節金愾給事中金
之瑞等以來尊庇欲辨復進王疑救郎舍責
止之即罷文節等官尊庇厲聲曰上不察臣

心臣何敢司出納請從此免歸李之氏進曰
尊底所白者監察司狀非僉議府狀也上不
之察罪郎舍責尊底且僉議府百官之長使
一忽赤夜縛諸郎舍於國體何王取閱其狀
悔遂釋之○公主之將如元也召宰相令卜
日作宮室伍允孚曰今年興土功不利於人
主臣不敢卜公主怒將奪官而笞之柳璟曰
今使臣等領造成都監事豈不欲速成以順
聖意今日官曰寧斫臣頭不敢卜日此無他
愛君以誠不顧其身耳臣待罪宰相聞其不

利於人主忍使起土功耶請備材瓦待大駕
還作之未晚也公主默然而止允孚竟不肯
卜日公主怒欲流之王不得已免其官○嘉
林縣人告達魯花赤曰縣之村落分屬元成
殿及貞和院將軍房忽赤巡軍唯金所一村
在耳今鷹坊迷刺里又奪而有之我等何以
獨供賦役達魯花赤曰若此者多矣非獨汝
縣也將使巡審各道以蠲其弊請王差官偕
往乃以摠郎金暉為推考使宰相樞白王曰達
魯花赤使人巡審各道俱得其實以報朝廷

非細事也乞還籍民以歸本役王從之公主不肯乃止○帝命金方慶父子韋得儒盧進義等從王入朝進義道死先是張舜龍白琚還自元謁王于道曰帝勅方慶得儒等入朝對辨王議于從行臣僚李汾禧李摺曰忻都茶丘本不欲此事之辨今雖據聖旨彼必以無勅文不聽不如入朝更請而後台之皆曰帥府不聽豈非違聖旨乎其罪益重我則有辭矣乃遣舜龍召方慶等國人素疑汾禧兄弟貳於茶丘至是益信舜龍以方慶父子得

儒進義如元至姚家寨進義舌爛而死臨死曰吾以得儒至此得儒聞之遂不寢食常仰天太息而已○王次義州時西北諸州皆附東寧府惟義靜麟三州不附迎迓供頓勝於他州○五月元帥忻都遣也速塔兒白王曰我居王國七年于今未有一善惡則已多惟望王善奏尋北還○六月辛酉王至元帝遣皇子脫歡迎之親設宴慰之公主以世子見皇后及太子妃妃名之曰益智禮普化○忻都奏帝曰高麗宰相多占匿民戶免避賦役

請禁之又請罷諸領府為軍帝曰汝與國王
議奏耶曰否帝不許忻都見王議其事王不
對忻都頗憤恚○韋得儒至元死王上書中
書省辨得儒進義誣罔會得儒亦病死人以
為天誅○秋七月王謁帝奏曰向聞車駕北
征表請悉索弊賦以助征陛下以地遠不許
臣今入朝請躬備戎行以報聖德帝笑曰北
方人以左計撓邊今已奔潰矣王又奏曰日
本一島夷耳恃險不庭敢抗王師臣願更造
船積穀聲罪致討帝曰王歸與宰相熟計遣

高麗忠烈王

人奏之王又曰陛下降以公主撫以聖恩小
邦之民方有聊生之望然茶丘若在臣之為
國不亦難哉如茶丘者只管軍務至於國家
事皆欲擅斷其置達魯花赤於南方亦非臣
所知也上國必欲置軍於小邦寧遣韃靼漢
兒軍請名還茶丘帝曰此易事耳有問曰惟
堯舜禹湯能行帝王之道其後君弱臣強衣
食皆請於臣昔有一君嗜羊肉其臣與之則
食不與則不得食宋度宗時賈似道擅權使
度宗出其愛妾不得已從之安有君而畏臣

去其寵妾哉王之父王何不免林衍擅立耶
朕聞王亦信宰相之誘如此而能治國則固
善如不能可不愧乎對曰茶丘之妾言也帝
曰非惟茶丘人多言之汝可與宰相擇所以
善持國者商量而行王奏曰今姦人以金方
慶為謀叛此乃有憾者所讒也後有若此不
法者臣請罪之帝曰汝其識哉顧謂左右曰
可亟召茶丘還又問忻都何如對曰忻都韃
靼人也可則可矣然茶丘在則與高麗軍安
構是非雖忻都不能不信望令茶丘與高麗

高麗忠烈王

軍皆還于朝以韃靼漢兒軍代之帝曰可王
語平章哈伯曰王京達魯花赤秩滿郎哥歹
嘗往來小邦請代之哈伯以奏帝曰安用達
魯花赤為因問康守衡曰高麗服色何如對
曰服韃靼衣帽至迎詔賀節日時以高麗服
將事帝曰人謂朕禁高麗服豈其然乎汝國
之禮何遽廢哉○哈伯謂康守衡趙仁規曰
昨有勅其議可以安集百姓者來奏王遂命
宰樞與三品以上議之皆曰罷處干妾以賦
役可也處干耕人之田歸租其主庸調於官

即佃戶也時權貴多聚民謂之處干以逋三
稅其弊尤重守衡曰必以點戶奏哈伯又使
人問宰樞曰忻都云帝令高麗島居人出處
陸地高麗復使島居而差勾當使有諸朴恒
對曰至元七年我國復都古京因朝旨也其
諸島之民則未有使陸處之命但以三別抄
叛居珍島耽羅其忠清西海諸島去賊遠者
令按堵自若全羅慶尚近賊諸島人使出於
陸避其擄掠耳曰島民乘舟成隊往來如其
生事何恒曰島嶼之人衣食魚鼈往來漁釣

非官司所當禁也且朝旨有以命小邦者皆
下帥府及遠魯花赤忻都住鹽州已久西海
諸島如喬桐龍煤與帥府相望忻都何坐視
而不使之出陸耶此其無朝旨也明矣哈伯
不敢詰○王上中書省書曰小邦姦佞之人
欲釋宿憾飾辭妄告或投匿名書謂之謀
叛管軍官達魯花赤因而拷問騷擾一國今
後如有似前告訴者請自窮詰申覆都省無
令官軍騷動百姓又有惡人謀撓國家每以
還都江華籍口請使種田軍入處江華以塞

讒言之路東征元帥府報都省云高麗人多
乘無劄子鋪馬又有乘船成隊往還恐滋事
釁以此領軍四百置脫脫禾孫於全羅然小
邦曾奉省旨國內往來之人許國王自給劄
子自是往來使介必給劄子安有無劄子者
耶小邦例以水路轉漕王京此外只是漁釣
之人安有乘舟成隊往來者耶帥府舞辭申
覆擅置脫脫禾孫又耽羅達魯花赤擅置站
赤於羅州海南願善為敷奏東寧府元是小
邦祖宗所都崔坦等奪而據之祖宗祠宇祭

高麗忠烈王

享皆廢願還其尺土俾修祭祀會奉聖旨已
未年以來驅掠人許令放還年前又有省旨
北京東京路東寧府庚午年以來逃誘虜掠
之人亦令刷還迨今無一人還者願更令刷
還其有累世居住不便移徙者於東京路圓
聚以充公主行李廝養之役討耽羅玠島時
賊黨子女多為軍官所虜雖齒役平民者妄
稱虜獲強充驅役願令禁止小邦道里遼遠
事有要急必馳驛以聞然請劄子於達魯花
赤然後得遣或致遲誤望依諸駙馬例亦許

自給劄子兩海道內谷州遂安兩城往年投
于搭察兒大王大王使吉里歹來點民戶尋
有省旨高麗附屬國土不宜點戶今崔坦等
逐去本國差遣官吏擅自管領殷粟縣本不
投于坦坦等奪而據之是何理耶小邦諸島
皆與陸地不遠上國所遣罪囚固難安置今
又欲以耽羅所放罪囚移置諸島恐生變乞
令依舊仍使官軍監守本國人鄭喬家如居
東京與斜米寨鄉老高婁舍等六人到王京
捕獺竄伏山谷驅掠人物牛馬而去巡馬所

白雲也列王

捕得一人遼陽人潛行驅掠常常有之今幸
捕得望置重法以戒後來時達魯花赤依蒙
古制置巡馬所每夜巡行禁人夜作○王上
壽于帝帝使樞密副使孛剌問官軍騷擾狀
忻都在側曰吾軍所以擾民王如知之今可
言矣王曰爾麾下因方慶事侵吾兒家吾兒
家尚未免况百姓乎汝等訴予以不能安集
百姓汝之騷擾如是烏能安集哉謂孛剌曰
子不忍與此輩共慶帝賜臣一區地臣率吾
民以來盡力於上臣所願也孛剌曰帝只問

軍官騷擾耳王何至如此奏乎帝又使哈伯
孛刺諭王曰告方應者二人皆死無可對訟
朕已知方慶寬赦之又命罷忻都茶立軍種
田軍合浦鎮戍軍皆還王將退復召至前曰
成吉思皇帝嘗曰人苟小有孝心天必知之
爾欲享我將汝一瓶酒一碩米以來是亦孝
也王曰臣嘗奏請召還茶立軍不勝惶恐今
盡召諸軍還感祝萬壽而已帝曰此事何足
恐乎可恐者有二妄言與違言是也汝善治
汝民毋為諸國後世所笑王曰諸軍還時恐

高麗志列王

有驅迫良民者請禁之帝曰我既有言誰敢
將汝一民來耶王曰願得上所親信韃靼一
人為達魯花赤帝曰何必達魯花赤汝自好
為之王曰小邦亦請依上國法點戶又請留
合浦鎮戍軍以備倭寇帝曰何必留之其能
無害於汝民乎汝可自用汝國人鎮戍倭寇
不足畏也若點戶則可自為之又曰天漸寒
馬將瘦及野草未枯可還國哈伯孛刺謂忻
都曰汝軍士有以高麗民稱為妻黨挾帶而
來者汝其不怕聖旨乎又謂王曰征玳島耽

羅時官軍所虜者王亦不爭也○帝賜王海
東青一連騎馬金印鞍馬皇后賜公主彩段
一車使怯薛旦安禿五護送至北京命金方
慶隨王還國皇太子亦遣人餞之皇子脫歡
皇女忙哥歹皆至諸官人以達達歌舞侑觴
王使忽赤能歌者歌感皇恩曲以酬之王遣
金周鼎張舜龍于西海道趙仁規印侯于慶
尚道金天固于全羅道命曰諸軍還除父母
許嫁妻室外餘皆勿與俱還仍屬天固為內
侍舌人為內侍自天固始○八月洪茶立北

還謁王于道獻馬○九月達魯花赤石抹天
衢經歷張國綱北還謁王于道國綱曰前者
秩滿當還王報都省留之于今七年今達魯
花赤元帥及官軍皆還一國之福也國綱處
事清平多所裨益○遣譯者校尉崔奇上書
中書省曰向蒙聖旨令官軍盡還且勅忻都
曰軍人稱為妻家族黨挾帶而來者汝其禁
之今軍官不肯聽信伏望特降明斷令本國
官吏與軍官共刷○命日官文昌裕伍允孚
等卜地西京為避暑之所○乙巳王與公主

至自元凡國家弊事王奏請除之國人頌德
感泣○叅文學事金坵卒坵善屬文掌國文
翰時上國徵詰殆無虛歲坵撰章表遇事措
辭皆中於理回詔至云辭語懇實理當俞允
元學士王鶚每見其表必稱羨之以不見其
面為恨坵恟恟無華寡言語至論國事切直
無所避謚文貞○冬十月幸王輪寺還過造
成所杖判觀候署事伍允孚以不早洎營宮
日也允孚曰擇日者欲避凶而就吉也脅而
擇之即如勿擇臣寧就戮不敢阿旨○以金

高麗忠烈王

方慶為僉議中贊上將軍判監察司事賜銀
十斤○沅李汾禧于白翎島李摺于祖忽島
尋殺之摺恃王寵任政令有不使者必爭之
多所裨益內僚請謁一皆杜絕其徒常切齒
會韋得儒事起舉國洶洶汾禧夜潛詣茶丘
計事摺亦勸王曰此自金方慶事宜勿預知
國人謂汾禧兄弟有二心王之入朝也金周
鼎朴球承益屢陳其短而中郎將崔深證
之至是周鼎等因內僚諷王召方慶密議遂
流二人或曰茶丘聞之必告都堂推明其事

不如殺之遂皆籍其家沈于海摺臨死曰吾以兄故死人皆惜之○流茶丘黨清洲救使孫世真錄事池得龍等十六人于海島○贊成事判典理司事柳玟辭職以中贊金方慶判典理司事朴恒叅文學事薛公儉為密直副使○新置必閣赤以朴恒金周鼎廉承益李之氏等為之又以內僚鄭承伍等五人為申聞色舊制凡國家事宰樞會議令承宣稟旨而行周鼎建議曰今宰樞既衆無適謀政宜別置必閣赤委以機務又內僚不可皆令

啓事當更擇人為申聞色而罷其餘使承益之氏諷王遂為此法自是恒等常會禁中叅決機務時號別廳宰樞以非祖宗舊制皆不平之○中贊金方慶享王 作壽康宮于馬堤山○十一月王與公主幸壽康宮觀獵○遣諸道計點使○命大將軍金子廷將軍車得珪祗候尹諧為別監與監察別監雜考大府歲入以減其費時大府以內僚口傳及內侍院傳請府箴殫竭注簿私假餼猶不能支至有剃髮為僧者金周鼎謂諧舊為內侍其

東鑑三十一 三十五
於傳請必能擗節出納子廷得珪內僚之首
可以抑羣豎口傳之弊請王行之其後口傳
愈多傳請益繁內僚爭引例求為各司別坐
莫之能禁○十二月元遣斷事官速魯哥來
問殺李汾禧兄弟流池得龍等事及刷取種
田鎮戍軍妻蓋茶丘訴之也○辛卯王如元
○速魯哥以金方慶許珙還公主使人言曰
王既入朝國家空虛方慶珙有帝命則可與
去否則不可速魯哥欲還之金甫成不聽甫
成本北界人也自其父叛入遼陽為茶丘腹

高麗忠烈王

心與汾禧相甚厚聞其死從速魯哥以乘凡
所以詰我者皆其謀也○改折給祿科田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七

高麗史列傳

